

中国蓝染艺术及其产业化研究

■ 刘道广 著

- 第1次披露原创者家族迁徙事实
- 第1次把相关的图文读回到历史原点
- 第1次总结从经验到科学认识的过程
- 第1次比较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蓝染产业化进程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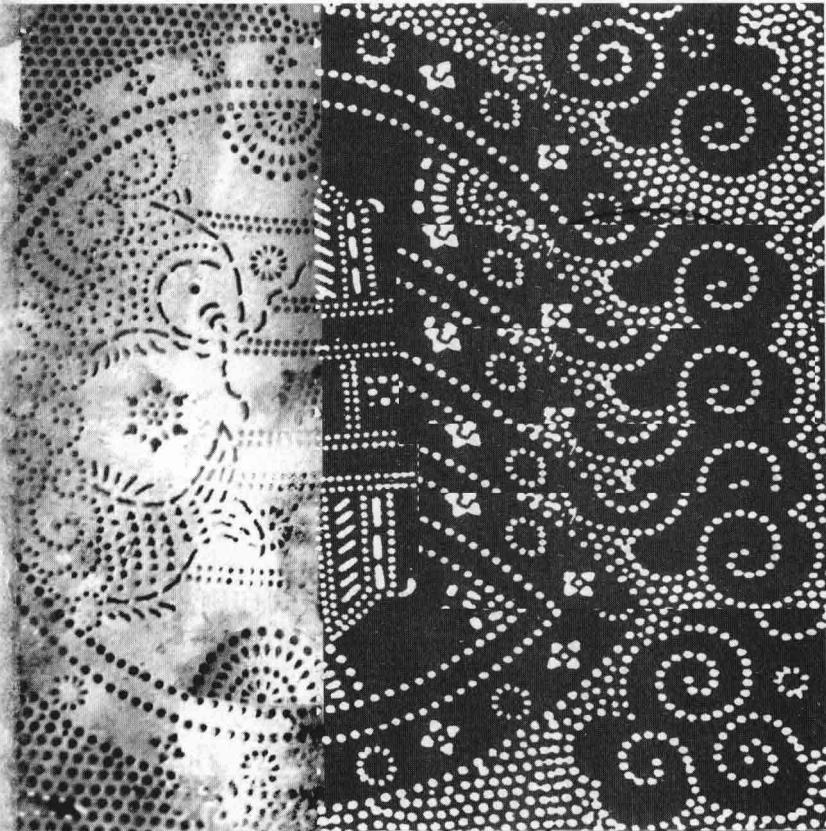


东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蓝染艺术及其产业化研究

■ 刘道广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 第1次披露原创者家族迁徙事实
- 第1次把相关的图文读回到历史原点
- 第1次总结从经验到科学认识的过程
- 第1次比较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蓝染产业化进程的差异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蓝染艺术及其产业化研究 / 刘道广著.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641-2120-4

I . ①中… II . ①刘… III . ①民间印染—工艺美术—
研究—中国 IV . ① J523.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2898 号

东南大学

“985 工程”第三期“艺术与创意产业”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出版人：江 汉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6.25 字数：403 千字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41-2120-4

定价：35.00 元

(凡因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与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电话：025-83792328)

前言

蓝染织品指植物蓝染的青蓝大布和蓝色“四缬”——蓝灰缬、蓝夹缬、蓝蜡缬（蓝蜡染）和蓝绞缬（蓝扎染）。灰缬有“防染”和“拔染”两种，“拔染”灰缬的织品未必一定是蓝色，而蓝灰缬就是“防染”的蓝印花布。本书主要研究对象是蓝灰缬即蓝印花布、蓝蜡缬和蓝夹缬的“蓝三缬”。

本书的研究内容和历来相关“民间染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研究著述不同的地方有如下几点：

一、本书把蓝染织品花版的原创者视作蓝染织品市场的关键点，不局限在图案本身的构图、造型等单纯技艺性分析，提出花版“原创地”和受其影响仿制的“次生地”的市场概念，力图厘清“民间文化经济圈”的相互存在轮廓。第一次披露长江中上游蓝印花布历史上的原创者家族的迁徙事实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奈的选择。目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成为政府工作内容，我也希望本书披露的原创者个案能够因此被相关政府人士关注，切实改善其生活状态，使“非物质文化”的个体和技艺传承形式能够维持下去，而不仅仅是成为博物馆的摆设。

二、历来对“蓝三缬”的研究基本上是分门别类视作“图案”进行的，故“编”多于“著”。从单一门类来看，如蓝印花布的图案似乎丰富多彩，其实稍稍深入一点就会发现，所有蓝印花布的“图案”，无非是“多子多福”、“百年和合”、“招财进宝”、“必定高中”、“龙凤呈祥”、“长寿如意”等一系列宗法伦理价值观的反映。本书通过田野调查，把相关图像及语言文字资料“读回到历史原点”，认为蓝印花布、蓝夹缬的“图案”都是以宗法伦理价值观为核心，不同的是蓝夹缬“图案”反映出被主流宗法思想“边缘化”的社会基层另有“宗法伦理价值”核心的转移。具体说是蓝夹缬“图案”最突出的不是上述具有主流宗法伦理价值观的普适性，而是强调以“义”代“仁”的“草根”阶层的宗法伦理价值中心。西南地区大多数蓝蜡缬则是迁徙族群的人文历史内容的简要记载，有些内容甚至与中国上古神话片断相契合，含有更多历史人类学、生态学的研究空间。

染色与印染是人类最早掌握的两项染色技术。染色是将染料直接染入纤维，而印染则是先将染料印于载体上，再将载体与纤维接触，使染料转移到纤维上。染色与印染的结合，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蓝染”。染色与印染都是通过化学反应实现的，但染色的化学反应是在纤维内部进行的，而印染的化学反应是在纤维外部进行的。

三、本书第一次总结了中国“蓝三缬”从经验性生产到科学认识的过程，明确指出中国蓝染织品只有种植和打靛等基础性生产环节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过科学认识的快速转变，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又迅速没落，而印染工艺阶段则始终停顿在经验层面，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国际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

四、蓝染手工艺在今天受到普遍重视，是因为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已经在客观上不断降低着人类的生活品质，人们意识到科技事业由于受到商业资本的强力介入正在不断异化，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评价手工艺的现实价值。本书最后一章以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蓝染手工艺的“产业化”进程对比大陆地区蓝染业的现存状态，相信蓝染业者、研究者能从中得出适度评价，选择“如何往前走下去”的方式与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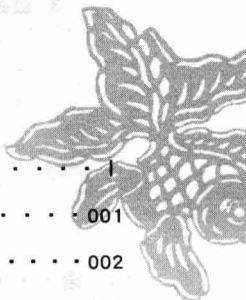
刘道广

于南京江宁百家湖畔寓所
其时寒潮将至、冬雨淅沥
2009年12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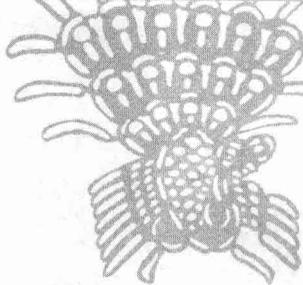
国家图书馆馆藏

目录

■ 前言 ······	001
一 从经验到科学的认识 ······	
1 蓝染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 ······	002
(1) 从百姓常服用布到朝廷“青蓝大布” ······	003
(2) 染、踹业分立 ······	006
■ 英国政府对中国蓝靛业的调查 ······	010
2 蓝草的分类和种植 ······	012
(1) 经验阶段的“凡蓝五种” ······	012
(2) 科学种植的尝试 ······	018
3 靛青的提取和蓝染原理 ······	022
(1) 经验性的打靛 ······	022
(2) 科学制靛的尝试 ······	024
结语 ······	029
二 技艺的流传与市场的开拓 ······	030
1 蜡染技艺与族群迁徙 ······	031
(1) 早期的木蜡和走失的绕家 ······	034
■ 曹六祥与张氏姐妹 ······	035
(2) 自成体系的白领苗 ······	043
■ 杨东仁家 ······	044
(3) 从江西迁入的布依族 ······	045
■ 姑嫂伍仁花和马向芳 ······	0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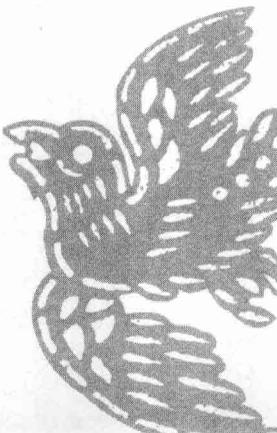
2 花版技艺家族迁徙和市场的兴起 ······	048
(1) 江苏的药斑布 ······	049
(2) 大运河畔的蓝染织品城镇 ······	052
(3) 长江中游的蓝印花布传人 ······	056
■ 郭厚敦和蓝印花布家传 ······	057
(4) “边城”的“合泰恒记” ······	063
■ 周明疆和“合泰恒记”的荣衰 ······	066
3 蓝染织品花版的市场变化 ······	074
(1) 从彩色到单色的夹缬 ······	074
(2) 市场需求与蓝夹缬花版原创 ······	077
■ 温州戴家“聚丰”染布店 ······	080
(3) 黄岩、东阳地区花版原创 ······	081
■ 浙江东阳地区蓝印花布调查(许旸) ······	085
结语 ······	096
三 蓝染纹饰题材的伦理意义和花版“原生地” ······	097
1 蓝蜡花的族群意义 ······	097
(1) “小花苗”的“花鸟纹” ······	098
■ 安顺梅花庄 ······	098
(2) 布依族的“宗法血缘图” ······	101
■ 伍氏的解说 ······	102
(3) 白领苗的“窝妥” ······	107
■ “水涡窝” ······	107
(4) 苗族的“鱼窝窝” ······	109





(3) 苏州花版市场的风格追求 ······	162
■ 绘画的影响 ······	165
(4) 浙江花版市场的多元化 ······	172
■ 做蓝印花布的戴乃康及其市场营销 ······	175
(5) 山东原创匠师的市场定位 ······	180
■ “猫蹄花”和“冰盘菊” ······	183
3 蓝夹缬原创辅纹的伦理意识分析 ······	186
(1) 传统图形子遗 ······	186
■ 九尾狐和青鸟 ······	186
■ 侯 ······	187
(2) 传统寓意图形 ······	189
■ “金玉满堂” ······	189
■ “松鼠葡萄” ······	189
结语 ······	190
四 产业化可操作性模式的探讨 ······	191
1 日本的“阿波蓝” ······	192
(1) “阿波蓝”的产业化历程 ······	193
■ 以科学认知管理手工经验 ······	194
(2) “阿波蓝”产业模式的操作流程 ······	197
■ 立足市场调研的操作流程 ······	197
(3) “友禅蓝染”的原创和产业发展 ······	199

■ 桥诘清实和他的“友禅蓝染” ······	200
■ 桥诘清实的原创 ······	201
2 我国台湾的蓝染事业 ······	204
(1) 民间社团活跃 ······	205
■ 经济的需要和历史基础 ······	207
(2) “产、官、学”三者互动 ······	208
■ 主管部门架构和职责 ······	208
■ 学校和研究所的介入模式 ······	214
■ 社区、社团的互动模式 ······	217
3 目前祖国大陆蓝染业操作现状 ······	221
(1) 贵州蓝染织品的企业 ······	226
(2) 江苏蓝染业现状 ······	226
■ 无锡市蓝染博物馆 ······	227
■ 南通蓝印花布馆 ······	232
(3) 浙江蓝染业现状 ······	234
■ 马屿靛青专业合作社 ······	234
■ 桐乡市丰同裕蓝印布艺有限公司 ······	235
(4) 传统手工艺的综合开发 ······	236
■ 宁波慈城的“天工之城” ······	236
■ “天工之城”开业考察(刘小讷) ······	238
结语 ······	242
后记 ······	247



从经验到科学的认识

高科技发展到今天，“环保”问题渐渐突出，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环保”的必要性。作为人类生活环境最大杀手之一的化学印染业，也只能在各项强制污染物处理系统保证下才能生存。相对于人工合成染料，传统蓝染反而以它的环保特点——它的材料和附生成物靛花都是中药：板蓝根和青黛——成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特色手工艺。而蓝染技艺、工艺流程及蓝染业者传承方式成为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内容，再度使世人从全新的生活价值观来审视“传统蓝染”艺术的内容和意义。

我国织染业界早在上世纪 20、30 年代就开始了以化学合成染料逐渐取代传统染料的过程。阴丹士林蓝即化学合成蓝，因操作简单、附色力强、价格低廉而降低织染成本，当时成为时尚产品。与之相比，传统蓝靛染色在人们意识中成为“落后”、“过时”的标志物。阴丹士林蓝的应用范围从大中城市的染坊，很快向小城镇染坊覆盖，传统蓝靛染料则快速退出织染市场。只在局部偏僻地区，还存在小规模的传统蓝染业，仍停留在明清时期靠经验生产的水平。近年来，人类文明程度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加强，传统手工蓝染的合理性，及其蕴含的人文精神开始被重视。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从科技角度切入蓝染手工艺，并使之向产业化方向推进，其成绩已经相当显著，成为整个蓝染业的时代先进。在外部传统手工蓝染文化的影响下，大陆传统蓝染业渐渐有复兴的趋势，但在生产方式上，基本上仍停留在“经验”的层面，尚未能达到上世纪初已取得的“科学”认识和“技术”工艺水平。

“蓝染”，从材料上说，是一种“植物染”，从科学技术方面说，是“化学反应”的过程。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蓝染”技术，但从感性的认知阶段到理性的、科学认知时期，历经



始于上世纪 20 年代的化学蓝取代植物蓝的广告，先出现在上海的“月份牌画”中，画面以身著蓝色旗袍的时尚女子为主角，伴以各种广告语，在当时的传统织品市场中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今天在浙江某些山区还有人种植蓝草，但主要作为中药材“板蓝根”的原材料，不再以蓝染为主要市场了。

的时间却颇长。这个历程之所以漫长，其原因和蓝染工艺技艺传承的方式有关。作为职业的蓝染手工坊招收学徒，皆以本家工坊技艺为唯一口手相授内容。又因为小农经济呈分散型经营，全国各地的蓝染手工艺匠人，都处于分散经营状态，对经验的累积、改进极为不利，大大推迟了科学认知蓝染手工艺时期的到来。

早在《诗经》的时代，中国人就掌握了蓝染技术。几千年来蓝染经验不断积累，不断实践，技术成就不断丰厚，艺术作品（产品）越来越多。清末民初，也是西方列强化学工业发展迅速的时期。对中国而言，一方面是清政府被迫与各列强国签订的众多不平等条约，一方面是中国知识界、实业界受现实刺激的图强自救。

农业社会要发展工商业，经济作物的蓝种植、靛提取的产业十分重要，千年积累的经验中蕴含的科学内核，也有一个逐渐为人所掌握的过程，到1910年之后，这一过程加速了。特别是从1914年8月至1918年11月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德两个主要向中国出口化学合成蓝染料的国家陷入战争中，无暇继续对华出口，给中国蓝靛、蓝染业的复兴提供机会。当时有一批农业科技人员积极介入到蓝染业的相关生产实践中，到1920年前后，中国蓝草原料种植业已初步具有现代科学认识的产业性质，形成从种植到提取靛青、制造靛泥过程的科技链。但好景不长，随着欧洲战争结束，阴丹士林蓝重新输入中国，而国内军阀混战直到1928年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中国，定都南京才告一段落。不久又爆发抗日战争、内战。到1949年，靛蓝的农业种植和靛青生产的科技链荡然无存，阴丹士林蓝已经基本成为蓝染业主要染料，覆盖了绝大部分蓝染织品市场，作为个体的传统蓝靛种植、提取、染色的手工艺已经微乎其微。

1 蓝染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

染蓝作为一般平民社会的主要服色需要，在明代中叶之后，因交通和市场的日益扩展而形成一个巨大产业，是此后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



清代院本《清明上河图》中大小官员和一般士民的主要服料都是蓝色的，可见当时“青蓝大布”的产量巨大。
(摄影：许旸)

(1) 从百姓常服用布到朝廷“青蓝大布”

种植蓝草、提取蓝靛、整染布帛，在农耕经济的时代，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早在《周礼》时代，青蓝色就是衣冠制度规定的内容之一。王勃《为人与蜀城父老书》有句：“绿帻青裳，家僮数百”，可见唐代僮仆平民是青衣青巾冠，白居易名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青衫，是唐代八、九品文官的衣服。八、九品官阶已经很小，和平民服色混同，不足为怪。元代开始种植棉花，平民社会的服料也开始了从以往的丝、麻向棉、麻的转变。中国平民历来生活俭朴，一般作为内衣都不加以染色，以棉、麻本色的白为主，只有外衣才有染色的必要。中国历来又是一个宗法思想、意识笼罩的国度，根据服色的宗法规定，蓝是平民可用之色。但匀实深厚的蓝色须多次反复浸染才能完成，这样又必然提高成本。于是在蓝染工艺中出现从浅到深的不同层次（色阶）供选择。所谓“月白”、“毛蓝”等名词应运而生，“月白短衫”、“竹布大褂”也就成了平民的常服、贵族的“休闲服”的名称。

明代的棉布染蓝又有一个专用名称“青蓝大布”，成化、弘治年之前，“青蓝大布”是国家赋税实物形式。由于朝廷敛财心切，赋税随意且重苛，江南蓝染业者不堪重负，不得不以次充好，于是出现作为赋税的青蓝大布品质不及市场商品青蓝大布的情况。朝廷无奈之下，万历年间又改为折银制度，直接向民间征收青蓝大布，以保证品质优良。但朝廷对

青蓝大布的需求量逐年居高不下，明崇祯4年（1631年）又出台政策，朝廷以实物折银，要求在民间市场依时价平买。仅此可见蓝染业者和朝廷之间“交锋”的激烈。最终朝廷不得不妥协于“市场规律”，而蓝染业者在皇权体制下的步履维艰也可以想见。

朝廷需要大量的青蓝大布，其用途一是赏赐用物，二是军服用料。据统计，当时每年用于军服和边疆贸易的青蓝大布都在万匹以上。这就促使民间蓝染业扩大生产，才能有更多的青蓝大布在市场流通，满足朝廷经费、民间生活之需。

入清之后，对青蓝大布的需求量有增无减。康熙34年（1695年）9月，负责采办江南青蓝大布的苏州织造李煦向康熙皇帝上《请预发采办青蓝定价银折》说：

查今年四月内，奉户部行文，着令织造衙门采办青蓝布三十万疋，遵照定价已经如数办足解交户部外。但此项布疋出在上海一县，民间于秋成之后，家家纺织，赖此营生，上完国课，下养老幼。若干岁内预将价银发给，则百姓乐有资本，比临时采买可贱数分。今必俟春间采办，正值农忙，则价又高腾。且从前有司采办，三月方奉部文发买，临期急迫，必需牙行经纪四散收买，所以价贵。今年织造衙门于四月内始奉承办，只得仍照旧规采买，以致相沿成例，不能稍减。

青蓝大布显然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物资，才能引起康熙皇帝的亲自过问。李煦是康熙的家内“奴才”（娃子），是深得信任的内臣，他建议：

清代院本《清明上河图》中描写乡镇戏剧演出的场景中，台下众多观众大多数都是身著深浅不同的蓝色服装。
(摄影：许旸)



臣细加体访，再四思维，来年应办之布，先于今年十月后，农务空闲，不用牙行经纪，预将价银给与织布之家，从容办料，乘暇纺织；待至春间陆续收染，则民力余裕，徧沐皇恩。于部定价值，每疋可省六分有余，合三十万计之，可省二万有奇。以臣鄙见，明年采办布疋，不必候至三十五年（指 1696 年一笔者注）春间始行知照，即于今冬拨给钱粮，预为采办，甚属妥便，国计民生，均有裨益。然臣未敢冒昧咨部，谨奏请皇上睿裁旨示，以便遵行。臣不胜惶悚之至。

奏折中所说的 30 万匹青蓝大布，仅是当时上海一县的出产，综合其他地区，青蓝大布的产量确实惊人。其次，李煦提出的“预为采办”的办法，实际上是沿袭明代崇祯年的老办法，目的是免除牙行经纪从中获利，节省朝廷开支。这个办法很快被康熙皇帝批准执行，但却生出另外原因的亏蚀。李煦在康熙 54 年（1715）6 月 15 日的“采办布疋亏欠缘由并请仍派采办折”中说：

窃奴才与曹寅亏欠钱粮，叩求万岁殊恩，再勅接任盐臣，按数代补，已经另折奏闻外，奴才再将青蓝布所以亏欠根由，敬为我万岁陈之。

奴才从前每年领布政司钱粮十六万两有零，办解青蓝布疋，其历年原有因公挪用，万岁圣明，奴才先将钱粮给散机户，或遇年岁荒歉，棉花失收，则花价腾贵。机户不能赔垫，每每借次年之钱粮，办本年之布疋。所以历岁起解无误。及至康熙四十四年，因内库布多，户部提请停办。于是次年钱粮不复再发，而各机户不得挪新掩旧，遂至手足无措。且逃亡事故相继而起，此亏欠之由来也。

伏思自四十四年起停办已经十载，则万岁屡屡赏用，目下存库谅必无多。叩求万岁仍赏奴才采办，则圣主深恩，奴才从此又可施展，而以钱粮散给机户，不特新布征收，即旧欠布疋，亦得渐次带追。公私似两有裨益。伏乞圣裁批示遵行。

李煦的妹夫即是曹寅（曹寅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两人都是内府之人，一直深受康熙的信任。李煦奏



清代的上海县治即地图上的“莘庄”，属江苏省（今江苏省、安徽省）。此地水网交织，农、渔丰饶，纺织业发达，明清以来一直是经济富裕之地。

折中已经把青蓝大布专款亏蚀缘由交代得十分清楚了，但是亏欠实在过甚，所以康熙批复是“这事难行”，一时决定不了由谁采办为宜。

从前举奏折到停办的康熙 44 年，李煦采办青蓝大布也有 10 年之久了。以一县 30 万匹计，10 年也有 300 万匹以上，可见江南蓝染业十分发达。江南地区生产的蓝染织品除成为朝廷专项采办唯一来源外，在社会市场的覆盖率也几乎是当时整个中国市场的 90% 以上。

(2) 染、踹业分立

明代以来，棉纺技术在江南普及，据明代万历《大明会典》卷 3《工部》记载，在今天行政区的江、浙、闽、徽、鲁、豫、川共设置织染局 22 处，其中江、浙最多。

《明史》卷 82《食货》又记载官方有管理蓝靛的“蓝靛所”：

洪武时置四川、山西诸行省，浙江绍兴织染局。

又置蓝靛所于仪真、六合，种青蓝以供染事。

仪真、六合位于南京江北，南京、苏州、湖州三地相距不远，当时的蓝染织品的色阶已很丰富，并且出现各地独擅的蓝染色系品种，如南京的天青、元青，苏州的天蓝、宝蓝、二蓝、葱蓝，湖州的湖色、淡青、玉色、雪青、大绿等，说明蓝染业技艺相对成熟，蓝染织品市场相对繁盛。

江苏的上海、常州一线，民风勤俭，土地肥沃，水网均布，很早以来就是国家财税主要来源地。织染手工业是普通农户必备的家庭副业，明代嘉靖年松江府地方志记：

中户以下，自织小布，以供食。

万历年间的嘉定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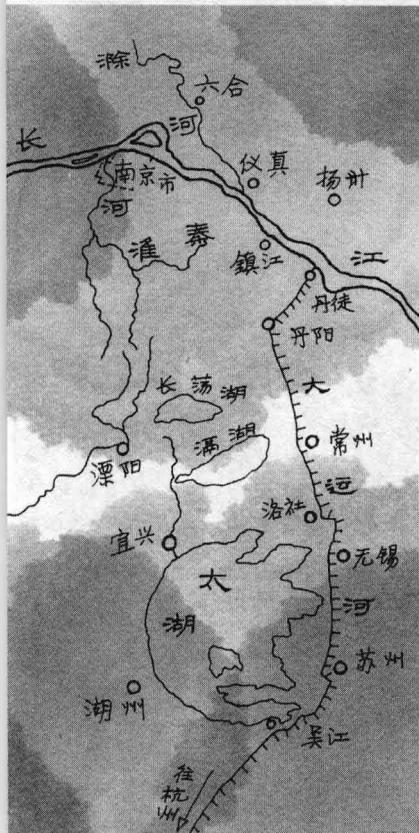
邑之民业，首藉棉布，纺织之勤，比户相属。

家家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从此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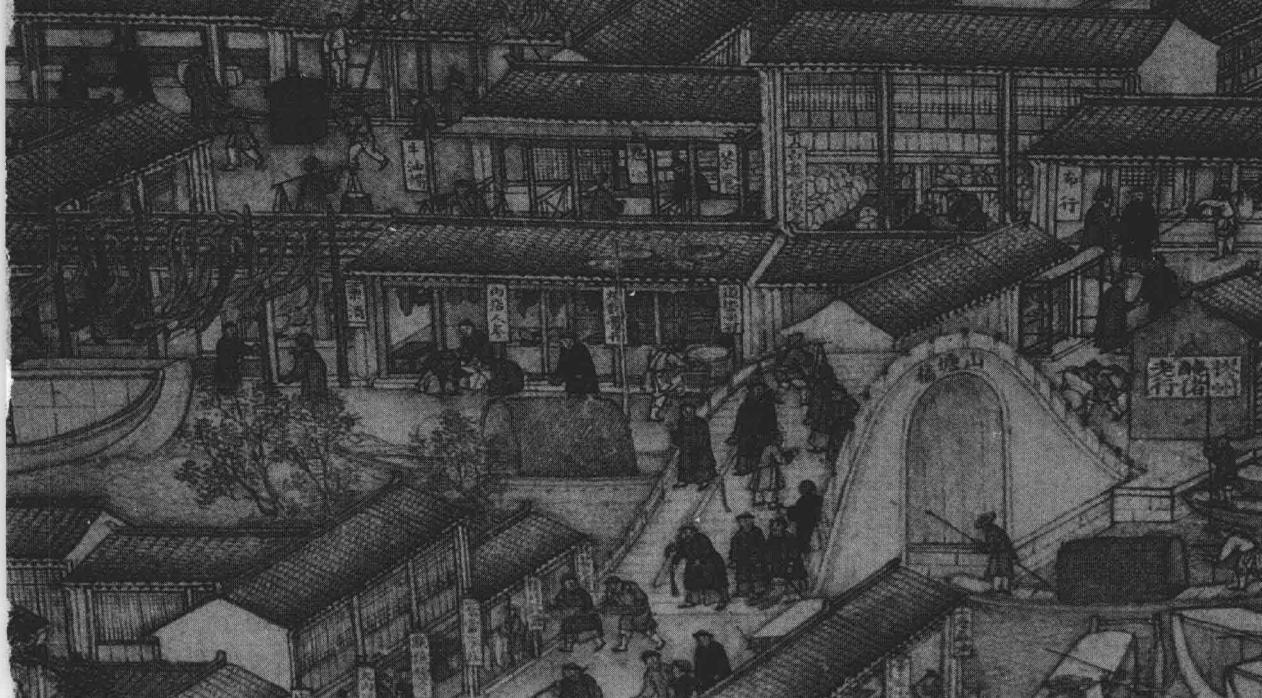
入清以来，纺织业仍有进步。松江府的“乡村纺织，尤尚精细。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各地地方志普遍记载：

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庶，而贫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资者，不在丝而在布。

(太仓州)向来多种木棉，纺织为业。小民终



南京是明清两代大码头，仪真、六合在南京城区北约 20 公里，现属南京市。苏州、湖州分列太湖东北、西南，三地交通便利，物产丰饶。



岁勤动，生计全赖于棉。

居民以花布为业，男耕女织，冬夏无间。昼夜兼营，食粝衣粗，仅堪供给。

无锡一带农户“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甚至“不分男女，舍织布纺花，别无他务”。松江府的“纺织不止村落，虽城市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间，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苏州地区也同样：

妇人勤于纺织，足不履户外。在城者兼工针指，在乡者兼事耘锄，殊胜他邑。

苏松地区出产的大量白坯布在入市中，卖给布行、牙行，这是蓝染织品业的初级市场。布行、牙行在初级市场收购的白坯布须染色和整平。蓝染作坊从布行、牙行接受订单，进行二次加工，使之成为青蓝大布，成为赢利商品。在成衣业出现之前的布业中，经过染蓝的蓝染织品就是终端产品。人们的服装、被面等日用品都是从布店商铺买回布料另外由“裁缝”师傅剪裁缝纫而成，所以蓝染产业成为引导和带动染织业市场的关键。

明末清初，棉布贸易中心已从松江转移到苏州。但明代蓝靛主产地在福建，称“福靛”。松江地区在清顺治年开始种蓝取靛，称“土靛”。苏州地区蓝染业在康熙年达到鼎盛，

清代院本《清明上河图》中画“山塘桥”一段，店铺林立，有“布行”等保健、民生店堂招幌 18 家，显示出市场的繁华。（摄影：许旸）